



15
門
號
卷
1199
2

洞庵筆記卷之下

洞庵古賀先生著

木並筑前櫛田駿千里校

飛龍志

有一書名飛龍志。一貴人見其題識。而未見其書。不知何所載。以質於先子。先子亦不記憶。下問於煜。煜亦以不知對。今而考之。蓋馬志也。案蘓氏演義曰。春秋左傳載豢龍氏事。至今曹州定陶城東北三十里。尚有豢龍氏池。其村亦有土基。古老傳云。豢龍池者。

飲馬池也。櫪者槽櫪也。即今以內厩爲飛龍。乃豢龍之義也。通鑑上宗乃分後軍二千人及飛龍厩馬從太子。仗內六厩。飛龍厩爲最上乘馬。此可以見矣。

宋武帝詩

歷代創業之主。大抵善詩賦。獨宋武帝如推野少文者。而其實亦不爾也。金樓子曰。帝始游軍彭城。置酒命紙筆賦詩曰。先蕩臨淄寇。郤清河洛塵。華陽有逸驥。桃林無伏輪。於是群才並作也。匡謬正俗曰。余家嘗得宋高祖集十卷。金樓子又載光武嘗著瑞火籠賦。此亦世人之所未知也。

劉超類陸秀夫

陸秀夫方崖山危逼垂亡之際。日講大學衍義。此衆所共知。或稱其自靖。或斥其不識務。其是非未易遽斷。而古人已有相似類者。通鑑曰。時饑餧米貴峻問遺。超劉一無所受。繢縑朝夕。臣節愈恭。雖居幽尼之中。超猶啓帝授孝經論語。

典衣以買魚

都下俗尚侈靡。凡飲食之屬。競求其價貴者。以相誇揚。鯰鱣魚以春暮夏初爲首出。價極翔貴。少年輩欲食之力不能辨。則甘典祫衣以買之。案書隱叢說曰。

蘓州風俗奢靡。日甚一日。雞有但用皮者。鴨有但用舌者。且有恐黃魚之將賤。無錢則寧質蚊帳以貨之者。此其衣食之侈靡也。誇奢之風。東西一轍。可嘆。

海豆芽

重修臺灣府志曰。海豆芽似蠶而大。形扁殼綠。吐尾如豆芽。故名。一曰塗杯。此物西肥極多人以爲常食。味美而不宜久。間有中毒者。都下絕不見。人又不知海物有此一種。其他海錯。西肥所有而都下絕無者。更有十餘種。嶺南雜記曰。水豆芽。蟻類也。鮮時殼中有一肉柱如牙箸。醃之則縮小如豌豆莢。此物予未

見。按又如其姓氏西土文新商之書本用葷設于曉
建寧佛國曆象編。古學詩以新安歸寧縣。此二
數年前有釋某者著佛國曆象編。以須彌山爲軌。以
推度日月星辰。專闡明佛氏天文。而彈駁西洋之說。
其所言固不合天度。然其強記悍辨。亦非齷齪者可
辨。案井金峨病問長語曰。沙界釋覺州者。釋鳳潭弟
子也。著俯仰審問以斥天經或問據勾股弦術制須
彌山軌務主張俱舍之說。可謂有功於佛門。然強求
說於不可行之地。於天度失之甚遠。蓋亦知而故犯
者。要之不可謂非英俊之材。據此則固已有先著鞭

者爲甲於天下。或曰。物茂卿記長崎人某園有爲甲於天下之語。清人見而嗤之。謂爲字全屬蛇足。豈非牽於和習乎。入多信之。予參考諸書。如甲於下。亦甲於一時等語。皆無爲字而義自明。然用爲字亦自通。不必斥爲和習。案四庫全書提要曰。製器之巧。實爲甲於古今。

聖濟總錄

數年前官命於醫學館以活字刷聖濟總錄。凡二百部。又以其佚於西土及清商之還。令附載若干部。

以贈西土人。西土人大喜。謝以珍器重寶數種。按揚州畫舫錄云。黃履遲字仲昇。于倚山旁。開青芝堂藥鋪。城中疾病賴之。刻聖濟總錄。則彼已先我刻聖濟總錄矣。然恐或非全書也。

豐太閣印

豐太閣刻印文曰。福如東海。壽比南山。其印今藏在攝州北山某家。予所識篠崎弼爲賦七古一篇。郵寄見示。予疑其印文語太俗。頃者閱雙槐歲抄。有云。天順年中。方俊詞云。福如東海。壽南山。則明人固已有是語矣。

鮮魚腥

會津米澤去海遠。不得屢噉海魚。海魚至此地者。必經數日。大抵餒而味變。土人習食之。來都下食海魚之鮮者。反惡其腥。而都人至海上獲魚。便煮而食之。亦有恨其太鮮而反無味者。莊叟所謂孰知正味者。適謂此也。清波雜志曰。江上取魚。用欄灘網。日可俯拾。濱江人家得魚。留數日。俟稍敗。方烹。或謂何不擊鮮。云鮮則必腥。海上有逐臭之夫。於此益信。茲謂神奇化臭腐。其事情與本邦類。故錄之。

間氣

春秋演孔圖曰。正氣爲帝。間氣爲臣。秀氣爲人。緯書雖有此語。後世間氣之稱。特以極贊賢者。別自成義。非襲緯書意。或問伊川。量可學否。曰可。學進則識進。識進則量進。如韓魏公可學否。曰。魏公是間氣。案伊川亦惟贊美之評耳。清王棠乃云。間氣與正氣不同。伊川謂魏公是間氣。可知仍有不足在。以緯書之意解程叔子語。失其旨。至所謂只是爭間氣之語。則只是間言語之類。全係譏諷之言。

下馬橋

江戶城中有下馬橋下乘橋。下馬橋西土亦有之。通

鑑。唐文宗時薛元賞命左右擒軍將俟於下馬橋。註閣本大明宮圖下馬橋在建福門北是也。下乘橋則未聞。古心堂隨筆下同

入筒細布

通鑑。嶺南嘗獻入筒細布一端八丈。此必其布極精細纖薄可藏之一竹筒中故以爲名。今北越所產布極細者謂一端布可貫錢孔而出入乃又出入筒細

布之上矣。

鍾子期知音

鍾子期夜聞擊磬者而悲。使人召而問之曰。子何擊

磬之悲也。荅曰。臣之父不幸而殺人不得生。臣之母得生而爲公家爲酒。臣之身得生而爲公家擊磬。臣不覩臣之母三年矣。昔爲舍氏覩臣之母。量所以贖之則無有。而身固公家之財也。是故悲也。鍾子期嘆嗟曰。悲夫悲夫。心非臂也。臂非椎非石也。悲存乎心。而木石應之。故君子誠乎此而諭乎彼。感乎已而發乎人。豈必彊說乎哉。右見呂氏春秋。此與子期知義洋洋事酷類。且係親子天倫之重。儘可引用。而人多未之知。故錄之。又案戰國策。吳人之游楚者病而吳吟。此亦與莊舄越吟事全同。而知者絕無矣。

浮浪人以扇乞錢

今代浮浪人窮乏無餬口之術者。以笠藏頭面出在街衢多行人之地。以扇乞錢。西土亦有之。童蒙訓曰。紹聖崇寧間。諸公遷貶相繼。然往往自處不甚介意。龔彥和。央。贊化州。徒步徑往。以扇乞錢。不以爲耻。

以索貫入手心

蒙古之攻掠。猝紫也。擒獲男女。便以索貫其手心。繫累如連珠。係之船側。其殘酷全無人理。聞之猶堪戰慄。案李忠定公集。馬友遣牙兵下村。收捉百姓。蔣暹等割刷金銀。每二十人爲一串。皆透手心以索貫之。

出語不遜。欲抗拒王師。事全同。

刀頭用鮫魚皮

邦俗刀頭用鮫魚皮。實爲一定之習。又間以此爲室。西土以鮫魚皮爲甲。遠見荀子。近見蒙韃備錄。而未聞以裝刀頭及室。案山海經。燕山漳水出焉。其中多鮫魚。註曰。鮫有珠文。尾青毒皮。可以飾刀劍口。劉欣期交州記曰。鮫魚出合浦。長三尺。背上有甲。珠文堅強。可以飾刀口。又可以鑪物。觀此則西土亦用以裝刀。然纔止於刀口。未知製爲頭及室也。

孔孟

馬融長笛賦曰。溫直優毅。孔孟之方也。大宰純引此以爲孔孟並稱之最古者。案枚乘七發。孔老覽觀。孟子籌之。五臣作孟子持籌而算之萬不失一。翰曰。孔子孟子老子。此又迥在季長之前矣。

古心堂

予夙以古心名堂。人不暸其出典。屢舉以爲問。然其實非僻典也。韓文公贈孟東野詩云。孟生江海士。古貌又古心。此予所本也。邇者閱孟東野集。有云。夫子失古淚。當時落漼漼。詩老失古心。至今寒皚皚。是東野亦有古心語矣。

拙釣

韓文公贈侯喜詩云。吾黨侯生字叔起。呼我持竿釣。溫水平明鞭馬出都門。盡日行行荆棘裡。溫水微茫絕又流。深如車轍闊容輶。蝦蟆跳過雀兒浴。此縱有魚何足求。我爲侯生不能已。盤針擘粒投泥滓。晡時堅坐到黃昏。手倦目勞方一起。斂動還休未可期。蝦行蛭渡似皆疑。舉竿引線忽有得。一寸纔分鱗與鬚。是日侯生與韓子。良久歎息相看悲。我今行事盡如此。此事正好爲吾規。此詩叙拙釣之狀。宛然在目。足令人噴飯。洵見韓公筆力。藤煥圖游中川記。謂其釣

得小魚不堪喜躍。衣帶盡濕。略與韓詩相似。意文人自古拙釣類若此。韓子又有羽沉知食駛。縉細覺牽難等句。知其篤嗜垂釣也。又案溫庭筠有寄湘陰閩少府乞釣輪子及寄裴生乞釣鉤詩。知其貧而好釣也。然本邦士人即貧而好釣。亦未聞有至乞釣具於人者也。

清世祖妃石氏

世祖章皇帝恪妃石氏。灤州人。戶部侍郎申之女也。申父維嶽。萬曆庚戌進士。官某省副使。右見池北偶談。世人多謂清主妃嬪專用滿人。中州人不得進。

幸今觀偶談所載。似不如世人所云。

十九而冠

左傳。天子諸侯子。十九而冠。冠而聽治。其教至也。杜註。十九而冠。先於臣下一年也。是冠子貴賤不同其年。案韓詩外傳。夫爲人父者云云。及其束髮也。授明師以成其技。十九見志。請賓冠之。足以定其意。據此則貴賤未始異冠年。予謂十九而冠。即二十而冠也。二十必當冠。故及其前年。亟著之。冠欲二十時業已爲成人。只是同一事。二十之冠猶之三十之昏。不應以貴賤殊其年。杜註恐謬。

後世無聖人

三代以還。絕無聖人者。非獨氣運之衰。人才之日汚。亦時俗使之然也。古昔風俗仁厚。好成人之美。故聖者相踵。末俗憒忮苛酷。吹毛摘瑕。不一毫假借。故世無完人。欲聖者之出難矣。王充曰。使堯舜更生。恐無聖名也。洵爲不易確論。清吳中堅以張子房諸葛武侯。慕容恪。郭子儀。李鄴侯。程明道。季綱。宋澤岳。飛孟珙。爲三代以下聖人。亦是卓識。但覺許與宋人稍太過耳。

拜省拜親

稱人還鄉省其親爲省覲。用之詩題中。本杜少陵送韓十四江東省覲。舉世遵奉之。又有拜省拜親等語。人或未之知也。岑參有送張真公歸南鄭拜省詩。又有送許拾遺恩歸江寧拜親詩。唐曹松有邊上送友人歸寧詩。歸寧本係婦人事。今用之男子尤奇。

看朱成碧

心眼昏亂。錯認白黑。稱爲看朱成碧。人咸謂本武曌看朱成碧思紛紛之句。然梁王僧孺詩已云。誰知心眼亂。看朱忽成碧。

茶未必戕壽

茶之戕人壽。唐以來人所俱知也。然重修臺灣府志曰。張士柳辟穀三年。惟食茶果。年九十九卒。

雲肆

唐人有似將亂蓋添雲肆句。案晉趙至與嵇茂齊書曰。布葉華崖飛藻雲肆。此唐詩之所祖。雲肆蓋謂雲之散布如陳市肆者也。

結夢

邦人作詩。好用結夢。夢將結等語。余嘗斥其近俗。然元稹詩。有間窓結幽夢語。則唐人已用之矣。

王叛王叔陳生

左傳。王叛王叔陳生。東魏高洋曰。陛下反臣。靜帝曰。自古聞臣反君。不聞君反臣。觀此則太平記書。後醍醐天皇御謀反之事。不足深怪。又公羊傳。昭公將弑季氏。

藕絲袈裟

近聞有士人家女。以藕絲製袈裟。蓋與聞佛氏故事也。案太平廣記百十六卷曰。寺元有釋迦藕絲袈裟。爲千載之異物也。其三

三角八角

一日有人來問曰。邦俗稱物之菱頭形者爲三角。西

土果稱云何。予應之曰。亦惟稱爲三角而已。案通鑑。史思明命朝義築三隅城。胡三省註。新書作三角城。蓋一角依山。止築其三角也。又唐岑參詩。八角紅亭。蔭綠池。一朝青草蓋遺基。明鍾惺花墅記曰。有亭三角。曰在澗。

海茸即沙箸

西肥有海茸者。其狀如箸。心白而及淡黑色。視之頑然。而實活物。聞人足音。則遽潛沙中。故漁者必屏息輕進。方始可獲。案嶺表錄異曰。沙箸生于海岸沙中。春吐苗。其心如骨。白而且勁。可爲酒籌。凡欲採者。輕

步向前。及手急按之。不然聞行者聲。遽縮入沙中。掘尋之。終不可得也。知沙箸即海茸也。海茸生食烹食皆佳。而生食爲勝。今錄異所載。止供酒籌。蓋未知食之之法也。

昇夫錢

都下市井中以醫爲業者。抵人家治疾。則必就病者家索昇夫錢。主人或靳不與。或所與不慊其意。則昇夫嘵嘵罵詈。甚至臥而不肯起。醫不能呵禁。蓋昇夫俸金極尅。豫以昇夫錢當俸金也。故醫無如其桀驁何。而其竟也。昇夫錢之費。反倍蓰於藥價。此今時之

弊習也。案清洪若皋南沙文集曰。京師醫者類鮮衣怒馬。數請則至。至則不審病之目。由冷熱。馬錢箱錢藥錢。阿堵累累。留兩紅丸而去。不唯一醫然。十醫百醫無不然。觀此則西土之弊習亦同。而取箱錢則更甚矣。

李衡公問對

李衡公問對。雖未必成於李衡公。亦自五代以前人所作。近人率論斯書成於阮逸。而其實不然。大學衍義補云。說者謂靖與太宗問對之書。乃宋阮逸假託而作。考宋仁宗命王震校正武經。已有其書。豈其然哉。

哉。

古字異產

古之異產。如破母脇以生。如楚王之先者不恥。後世則殊寥寥。人曰疑古書紀載之不實。然後世亦間有之。案太平廣記曰。晉安帝義熙中。魏興李宣妻樊氏有娠。過期不孕。而額上有瘡。兒穿之而出。出廣古今五行記下又曰。長山趙宣母姪身。臂上生瘡。兒從瘡中出。又曰。後蜀李勢末年。馬氏婦姪身。兒從脇下出。母子無恙。其年勢爲桓溫所滅。又曰。宋孝武時。荊州人楊歡妻。於股中生女。及孝武崩。子業立。狂勃被廢見害。所

生女至齊猶存。

善其苦手

世有所謂苦手者。以手持蛇。玩弄任意。而蛇不敢噬。似有所畏。案餘冬序錄曰。黃帝書謂爪苦手毒爲事。善傷者可使按積抑痺。手毒之語出此。手毒可使試按龜。置龜於器下而案其上。五十日而死矣。手甘者復生如故。今人多不知。

石守道唐鑑

石守道採摭唐史中女后姦臣宦官事。各以其類作三卷。目之曰唐鑑。右見性理大全卷六十三。此與范

祖禹所著書名同。且在其前。而人多不知者。

杜鵑四時啼

一啼艷陽節。春色亦可簪。再啼孟夏林。密葉堪萎翳。三啼涼秋曉。百卉無生意。四啼玄冥冬。雲物慘不霽。右唐鮑溶子規詩也。是子規之啼。四時未嘗絕。然詩人咏子規之啼於秋冬者。溶之外未有聞也。

張三呂四

全唐詩。何承裕戲爲舉子對句曰。曉來犬吠張三婦。日暮猿啼呂四妻。觀此則古者以呂四對張三。後世則呂四一轉爲李四。人不復知有呂四之稱矣。

繪馬獻神

吳泰伯廟多圖善馬綠輿女子以獻之。右見太平廣記卷二百八十。極與本邦祠刹所揭繪馬者相類。

水有文武

吳道子所畫水一壁文水一壁武水。右見汪啓淑水曹清暇錄。是不獨火有文武水亦有文武也。

煙草志

仁和倪一擎秀緝有煙艸志八卷。右見水曹清暇錄。其書比大觀玄澤薦錄未知孰先後而編輯躋八卷之多。其記載必詳。惜未得一寓目也。又庭立紀聞云。

汪韓門嘗輯金絲錄四卷。惜未見此書。亦未聞清商齋來也。

漢人屈下可憐

庚申外史曰。大興國子監蒙古回回漢兒人三監生員凡三千餘。此元制也。今清亦定爲滿州蒙古漢人三等。亦以漢人居最下。漢人洵可憐矣。

楊椒山妻訟冤疏

楊繼盛妻請代夫死疏。不獨其哀音深情動人。其文字亦自峻潔可誦。在閨秀之作良稱僅見。案明史橐王世貞傳。揚繼盛下吏時。進湯藥。其妻訟夫冤。爲代

草既死復棺斂之。嵩大恨據此則文成於弇州之手。宜其佳也。

花向人

予所識山形人若山靜虎云嘗師事鬼谷子者住淺草之地享壽百二十鬼谷子能令園中花背我開者轉而向己詢其故則吾惟深愛念其花而已然予謂吾儕即愛念終日竟夜烏能來其回顧意鬼谷子別有異術耳湧幢小品曰陸成之宅牡丹一株百餘年矣花朵茂盛顏色鮮麗有李氏者欲得之主人已許俟開後乃移既移其花朵朵皆背正面牆強之向人

不能也未幾凋殘零亂無復前觀花花朶朶背面真可異此又與鬼谷子園中花相反。

象不受欺

象房在宣武門西城牆云云象奴貧窘向乞借糧預爲說明則草束糧減去亦食否則不肯受欺右見水曹清暇錄往年和蘭貢象公命畜之守者減其糧而私干已象怒以鼻繞其人而撲殺之公復命鳴象殺人之罪而戮之象性之仇直激烈若此。

吟味

國語有吟味猶言考勘也南唐徐鉉詩一首新詩無

限意。再三吟味向秋雲。此專就詩言。與國語在政務上說者所指不同。然考勘之意則相似。

夢圓

門生某嘗以詩卷乞予刪正。中有殘夢圓語。予謂古來有圓夢。無夢圓。圓夢占夢也。因改正此一句。嗣後閱南唐耿玉真菩薩蠻詞。有云王京人去秋蕭索。畫簷鵲起梧桐落。欹枕悄無言。月和殘夢圓。夢圓蓋道夢之穩妥也。則夢圓固有出典。讀詩之不可不博如此。

吳其休與東谷子園中林時文

碧鮮

碧鮮者竹也。唐令狐楚詩。齋居栽竹北窓邊。素壁新開映見一作碧鮮。陳陶詩。丘壑誰堪話碧鮮。靜尋春譜認嬋娟。釋皎然詩。竹杖裁碧鮮。步林賞高直。皆指竹也。獨孤及詩云。春草漸碧鮮。又云山水含碧鮮。則道草與山水也。

火酒引火殺人

多飲燒酒。醉未醒而吹火。火入喉中。以致燒死者。世間有之。案楊循古蘇談曰。成化中。故崇真宮道士龔尚。飲燒酒過多。夜向臥吹燈。引火入喉中。燒死。是事非久遠。數年間耳。大抵酒皆火。非但燒酒也。

幼字古今異義

幼字古所用義博。惟爲少字用者有之。後世則專爲幼穉。幼童用而義頓狹矣。左傳棄北之良而用幼弱。吾亦幼。此皆似指三十歲左右人爲幼。予意成王之幼。惟二十以上三十以下。智思未密。德性未堅定。故周公恐王業之或傾危。而盡心輔翼之耳。因其稱幼。遂有在襁褓之中說。後儒之附會也。鮑廷博之內子幼余三歲。與古語之旨同。

蠣山

予門生佐田修平。久留米人也。探討北州山水。遂遊松前蝦夷之地。爲予說土人之言云。蝦夷濱海之地。有牡蠣無數。混合而自成一小島者。欲啖牡蠣者。惟攜一炬火而往。便可果腹。案太平廣記曰。蠣即牡蠣也。其初生海島邊。如拳石。四面漸長。有高一二丈者。巉巖如山。每一房內。蠣肉一片。隨其所生前後大小不等。每潮來諸蠣皆開房。伺蟲蟻入。即合之。海夷盧亭者。以斧楔取殼。燒以烈火。蠣即啓房。挑取其肉。貯以小竹筐。赴虛市以易醋米。蠣肉大者鰈爲炙。小者炒食。肉中有滋味。食之即甚壅脹胃。出嶺表錄異此其情。

狀全與蝦夷島上同。

炊爨上魚身。自註大魚出浮。身若洲島。海人泊舟於旁。因向炊爨其上。魚不之覺。元稹詩

樂工去外腎

俄羅斯樂人多拔去睪丸以爲如此則聲音極清朗。猶夫犬去睪丸則力絕壯也。祝允明枝山前聞曰。高皇帝自敬天事神。至於禮樂末節。罔不究心。以樂生不娶穎潔。特創神樂觀居之。俾從黃冠之列。贍給優厚。據此則明代樂人亦不近婦女。但未知其拔去睪丸與否也。

苦瓜

蘭學醫某曰。英機黎近歲臨敵之際。間選男子去睪丸者數十人。執短兵爲先鋒。去睪丸者不少怯死。競進死敵而以大炮繼之。雖勁敵莫不立摧破。

予性頗嗜苦瓜。覺諸苦味中。惟此爲最佳。廣東新語曰。苦瓜一名苦達。一名君子菜。其味甚苦。然雜他物煮之。他物弗苦。自苦而不以苦人。有君子之操焉。新語之言若此。亦可想見其味之美矣。舊鄉西肥人皆知及其苦而食之。旣熟而甜則棄之。東都人則專食其色丹黃而甜者。且不呼苦瓜而呼荔枝。苦瓜又名荔枝。見

西土全不知苦瓜之真味矣。

惡近婦人

李卓吾性癖潔。惡近婦人。無子。亦不置妾。後妻女欲歸。趨歸之。右見帝京景物畧。案梁蕭晉亦惡婦人。數十步外。便知其臭。而有子。則又未至卓吾之甚也。古來以婦人妨礙德業。力斥遠之者。固自不尟。其中心惡之者。僅見是二人耳。

侗庵筆記卷之下終

書侗菴先生筆記後

侗菴先生學海之大溢。有著作。皆藏諸室。未嘗種。不入駁侍。教多年所覩。座不遇五六種。及致後。始得。憲窺。送編自六經。四子。以暨正史。野乘。靡不有詳說。自他文詩小品。不下數百卷。要之。

蘊蓄之發於自然者是以浩瀚乎其盛大也如斯編持其緒綱而猶沒之有支流至行餘榮回亦使人不能揆測追憶少時侍教也日孰經以析疑義距今殆二十年是如尋昭夢試繙斯編閑之曩之所聞亦載而炳如也反復之餘不堪

感愴遂手校以行于世嗚呼先生在寫未竟不人兮也不幸末由就正豈得不開闢以供津逮乎哉嘉永五年龍集壬子春二月

受業 柳田駿謹識

謹識

澤俊卿書

卷之三

29⁵^oC
RH 100%

筑前
櫛田駿
平改正

嘉永五壬子八月

京都五條寺町

大坂心齊橋通安道寺町
秋田屋太右

勝村治右衛門

和泉屋吉兵衛發行

